

什麼是閩南話？

張光宇

國立清華大學

歐亞大陸有兩個古語燈塔。一個是日耳曼語系的立陶宛語，一個是漢語的閩方言。從漢語方言分區的進程看，自有漢語分區以來，閩語即為獨立一區，向無疑義；然而到了 1987 年《中國語言地圖集》面世，學者卻仍不免為閩語的適切定義猶豫不決，舉箸難定。閩語界說不予確定，什麼是閩南話勢將無從說起。定義難下出於焦點轉移、模糊。方言作為歷史的產物，作為語言的地域變體，探討方言有必要注視其歷史人文背景及其所處社會環境。孕育閩語的自然環境是三山一海；乘桴浮於海與翻山越嶺而來的是兩種人文現象。由海及山，方言色彩漸次變異。其變化有如湖心、漣漪。論及閩語，宜從湖心開展。湖心就是代表點，傳統地方韻書產地即為湖心所在，而沿海又重於內陸。以此觀之，所謂閩語即「十五音」系統的漢語方言。什麼是閩南話？即閩江、戴雲山以南十五音方言中「魚」讀 h-，「錢」讀 ɛtsĩ 的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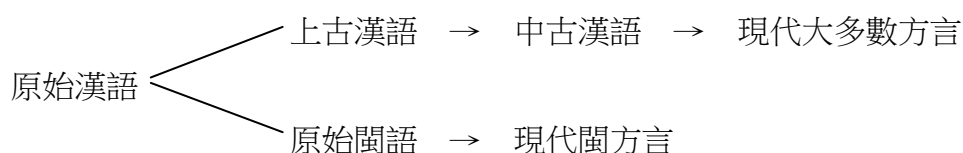
關鍵詞：方言分區、代表點、地方韻書、歷史與地理

歐亞大陸東西各矗立著一座古語的燈塔，一座是西北角波羅地海濱的立陶宛語 (Lithuanian)，這個語言的古樸色彩比起已知的（重建的）公元前五百年或一千年的古日耳曼語還接近印歐語的原型。（Sapir 1921: 171）一座是東南角面向台灣海峽的閩語，這個語言的保守質素比起六、七世紀所見的中古漢語還要保守（Karlgren 1954: 271），這些質素甚至可以溯自上古時期或原始漢語。這兩座濱海的古燈塔東西輝映，各自訴說著遙遠且漫長的移民史故事。閩南話就在這東南海濱的古語燈塔之中，其斑斕的古樸色澤引發無限的思古幽情，其複雜多樣的內涵直如地下迷宮充滿探索挖掘的興味。具備這種性質的漢語方言並不多見，閩語誠可說是漢語史的考古博物館。我們要了解什麼是閩南話，首先必須對這棟典藏琳瑯滿目的考古博物館作一概括的認識。

1.

福建作為中國的版圖在土地上固然與內陸是血肉相連，可是在形勢上「三山一海」

卻使它相對隔絕與獨立。這種地理形勢使福建如同一座孤島，又彷彿是個世外桃源。對外的聯繫，就陸路說只有透過山隘關口，缺乏通衢大道。北面與浙江鄰接之處有分水關，西面從北南下有楓嶺關、分水關、鐵牛關、杉關、甘家隘可與江西往來。這些山隘關口讓福建能夠從北、西兩面吸納一定數量的移民，但經由這些孔道進入福建的移民很快就被山川阻隔，難以昂首闊步繼續前進。山海之間是「海」主宰了福建的歷史發展。這種孤島似的地理形勢說明何以李唐以前福建並無多少大事可記，何以閩語的容貌迥異於其他漢語方言。我們且傾聽一下語言學家如何看待閩語的獨特卓絕的性格。如高本漢（Karlgren 1954: 216）所說，現代漢語方言都從《切韻》脫胎而來，只有閩方言例外。圖示如下：



如此說來，福建不僅在歷史、地理形勢上如同一座孤島，連其子民所說的語言也與其他漢語方言大相逕庭。

六十年來，高的學說深植人心。閩語的獨特卓絕幾與閩語的保守劃上等號，開展了可觀的論述。董同龢（1960）在〈四個閩南方言〉對高本漢的學說做了第一個回應（頁1016）。羅杰瑞（Norman 1988）在 *Chinese* 一書為建立他的「古南方漢語」的假設，也以高的學說為前提（頁222）。二十世紀進入八十年代，當中國境內積極進行漢語方言分區時，閩方言學界一般仍不脫窠臼的把古樸色彩作為閩語性質的標幟。不論名叫「閩語的一致性」（陳章太、李如龍 1983）還是「閩語的特徵」（黃典誠 1984），條目總要包含以下幾項：

1. 古非、敷、奉、微讀同幫、滂、並、明。
2. 古知、徹、澄讀同端、透、定。
3. 古匣母讀同群母。
4. 古云母讀同匣母。

不過，到了《中國語言地圖集》正式出版，閩語的性質不再以這些耳熟能詳的古音色彩去刻劃。（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社會科學院編 1987）顯然，職司分區的學者已警覺不能再耽溺於傳統。在這個問題上，張振興（2000）的意見具代表性。他說：「《中國語言地圖集》B12 閩語圖只討論內部各區的方言特徵，有意避開了閩語共同的方言特

徵這一問題，筆者當時認為這是一個難題，應當留著進一步討論研究。」我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會為這種「區已立而類難分」的現象感到迷惑：到底什麼是閩語？

歷史音韻學者錯了嗎？肯定沒有。錯的是「演繹過度，引喻失義」，謹守分寸是不錯的。然而，為什麼漢語方言學界利用歷史音韻學研究成果去為閩語定義卻未能通行無阻？答案相當清楚，因為這兩種工作的性質並不相同。底下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歲 相銳切，聲屬心母(*s-)，閩方言讀同曉母(*x-)。例如：廈門 he²，福州 huoi²。董同龢(1960: 989)說：「古 s-照例不變閩南的 h-。不過由『歲』字的諧聲關係看，他在上古必然和 k-，k^h-，x-系字有關係。那麼閩語的讀法當不是直接從《切韻》來的。」歲 h-音不來自《切韻》，當來自上古(諧聲)時期。這個古音現象在漢語方言當中可說絕無僅有，十分耀眼。

石 常隻切，韻屬昔韻(*jäk)，閩方言讀同藥韻(*jâk)。例如：廈門 tsio²，福州 su²。 「石」字上古鐸部，與來自上古錫部的「益」字同歸《切韻》的昔韻，然而兩字在閩語有別。例如廈門「益」讀 ia²，「石」讀 tsio²。換句話說，兩字韻母直承上古韻部，不與《切韻》相同。為了醒目，概括如下：

上古	中古	閩語
錫	昔 A	益 (*-iak)
鐸	昔 B	石 (*-iok)
鐸	藥	藥 (*-iok)

如果我們取「歲」字的 h-聲代表閩語的共同特點，永安方言的 sui² 即為例外；同樣的，如果我們以「益石有別」當作閩語的特點，沿海還行得通，內陸(尤其偏北地區)卻難以涵蓋。這就使得歷史音韻研究與漢語方言分區越行越遠。最後，學者採行的是內部一致性的標準，逐漸放棄了傳統音韻的老路。(潘茂鼎等 1963，張振興 1985，周長楫 1986, 2002)

大約出於對傳統窠臼的不滿，羅杰瑞(Norman 1982)很早就嘗試為閩語找尋新的定義。其結論為「定母十二字」，意思是說，凡漢語方言當中把「啼頭糖疊(香)」四字讀做送氣清音 t^h-，把「蹄銅弟斷袋豆豉毒」八字讀作不送氣清音 t-的，那個方言可能就是閩語。這項定義代表羅杰瑞長期浸淫閩語的結晶，顛覆傳統，一新耳目，顯然深受《中國語言地圖集》編著者的青睞，李榮(1989)也頗表贊同。這十二個定母字不分平仄都

有送氣與不送氣的現象，實為古全濁聲母兩種演變類型的縮影，對閩方言形成含有深長的意蘊，非可等閒視之。簡單說是兩大地理背景造就的結果（張光宇 1996a）。除了羅杰瑞的「定母十二字」，最近張振興（2000）加上三個閩語詞彙來完善閩語的定義。這三個詞彙是「囡」（兒子）、「厝」（整座房子）、「鼎」（鍋），一方面通行於閩語各地方言，一方面又均不見於其他漢語方言（其實，湖南境內有些方言也以鼎為鍋，如新化、常寧、宜章、衡山，參看張光宇 2006）；對內有一致性，對外有排他性。在閩方言學史上，這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宣言，因此我們不避重複，轉錄如下：

現在，可以結合羅杰瑞 1988 提出的閩語十二個鑑別字讀音，完善閩語的定義。假如某個方言「啼頭糖疊」四字讀送氣清音[t^h]，「蹄銅弟斷袋豆脰毒」等八字讀不送氣清音[t]，並且管兒子叫「囡」，管整座房子叫「厝」，管鍋叫「鼎」，那個方言可能就是閩語。

從上述摸索閩語性質的漫長經歷，就不難明白什麼是「區已立而類難分」；漢語方言學界顯然並非因為這些共同點才能把閩語從其他方言中區劃獨立出來。如果事實是這個樣，當初又依憑什麼「冥冥之中」的要素能夠假定它別具風格單獨列為一區而從無異議呢？假如後來的較嚴格的定義能從原來較不嚴格的定義下所立的區中汲取，豈非證明原先的定義依然有效？「定母十二字」難道不是來自古全濁聲母演變的條例嗎？「囡、厝、鼎」三個詞彙共同點難道不是從這已知的閩語區內擷其精萃嗎？

回顧前人「筭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過程，我們覺得能夠言簡意賅兼具雅俗共賞的閩語特質似乎不假外求，這個特質就是閩方言各地韻書呈現的共同點「十五音」。閩方言刊印地方韻書種類之多以及翻刻次數之頻，幾可說是漢語方言的異數。刊印韻書的目的固為適應「因音識字」的廣大人民的需求，論其背景則為方音與「中原雅音」乖離過甚。有趣的是，一部韻書尚不足以饜省民之望，因而有兩部、三部……。這種風起雲湧的刊刻熱潮，絕非盲目進行，而是以特定社會背景為基礎一一出現的。最早的地方韻書是《戚林八音》，戚為抗倭名將戚繼光（此書的最早版本為明末人所編，託名為戚所作題為《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繼起則有《建州八音字義便覽》（林端材編纂，初版刊於乾隆六十年，1795 年）。這兩部韻書出自閩江以北，前者主要為閩東方言人民服務，後者係為閩北方言人民而編。閩江以南至於潮汕地區，地方韻書的種類更多。例如泉州有《彙音妙悟》（黃謙著，序寫於嘉慶五年，1800 年），漳州有《雅俗通十五音》，廈門有《擊掌知音》、《八音定訣》、《渡江書十五音》，潮州有《潮聲十五音》（此書為清末商人張世珍所編，民國後續有改編本《潮聲十七音》、《潮聲十八音》）。建甌、泉州、漳州、潮州為州治所在，福州、廈門均為通都大埠，地方韻書出自這些地方殆非偶然，這說明

這些地方的方言對傳統行政轄區內的百姓而言具有一定的威信，如非被目為「標準」，至少是具「代表性」的。無論這些方言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大異還是微殊，都共同具備十五音的特點。舉例如下：

《戚林八音》	柳邊求氣低	波他爭日時	鶯蒙語出喜
《建州八音》	柳邊求氣直	坡他曾日時	鶯問語出非
《彙音妙悟》	柳邊求氣地	普他爭入時	英文語出喜
《雅俗通十五音》	柳邊求去地	頗他曾入時	英門語出喜
《潮聲十五音》	柳邊求去地	頗他貞入時	英文語出喜

這十五音的意義，可從幾方面來看。首先，閩語是一個文白異讀層次最豐富也最複雜的方言，歷經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來源的層次融合或疊置之後，閩語的文白異讀主要集中在韻母系統上，聲母系統「巍然不動」一都在十五音內部交替，並無損益。十五音做為閩方言的標幟，可以說是「頑如磐石，固若金湯」。

其次，十五音對相鄰方言具區別性。吳音具濁音，是漢語方言中聲母數最大的方言；客贛方言一般都具唇齒擦音（f-, v-），閩方言具備這項語音特點的只有尤溪境內的湯川方言。（陳章太、李如龍 1991: 338）粵語方言的聲母數，總在十五以上。就全中國版圖而論，華北地區只有河南東南一隅聲母較少，如潢川、商城有 15 個，固始 16 個。（張啟煥等 1993）但是相距遙遠，混同不易。如此說來，閩語十五音在全中國是「鶴然獨立，傲視群倫」。

《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工作者在為漢語方言分區時，早已洞悉「區好劃而類難說」的狀況。比如，晉語、西南官話、吳語、客家話屬於特徵明顯的一群，閩語、粵語、徽語、平話屬於特徵不明顯的一群。（張振興 2000）在調整焦距之後，如今閩語定義躍然紙上；一個就是羅杰瑞的定母十二字和張振興的三詞彙。假如我們把焦點集中在傳統地方韻書的產地，綜合建甌、潮州、泉州、漳州、福州、廈門這些具有代表性（包括涵蓋面積和使用人口）的方言共同點，那麼無疑「十五音」就是閩語標幟最為鮮明的特點。「十五音」對外而言，可與相鄰方言區別，甚至可與中國境內其他漢語方言相區別。「十五音」對內而言，既可以統攝閩語各主要據點的特色，也可以統攝歷史音韻研究中所揭示的古樸色彩。（例如：歲讀 h-，輕重唇不分，舌頭舌上不分，匣讀如群……等等）上文說過，山海之間是「海」主宰了福建的歷史發展。我們調整焦距，也以海岸線為立足點。由海及山層層推進，閩語的色彩越淡，而客贛方言的色彩越濃，到了武夷山麓方言

匯聚之處，竟至渾然難別，這種方言交雜的狀況自北而南迤邐成鏈。例如偏北的邵武方言，到底是閩方言還是客贛方言，議論紛紛；偏南的孔夫（來自「坎埔」雅化）方言，「三句福佬四句客」，顯然混雜已甚。假使沒有一個立足點，混合方言將從何說起？漢語方言能夠區劃，主要是因為首先建立了代表點的觀念，絕非經由全面普查再進行歸納。代表點是「類」是綱目，普查歸納是「區」是界劃。綱舉目張，方言分區才能進行順利。這一點在官話方言分區已屢試不爽（李榮 1989），在其他方言區劃上其實也是一體適用。方言作為歷史的產物，分區工作不能不兼顧歷史、人文現象。福建開發史呈現得相當清楚，乘桴浮於海而來的集結在沿海河口，翻山越嶺而來的散居在武夷山麓。兩隊人馬原不相侔。閩語代表點多出沿海一帶，就是歷史人文塑造的結果。

2.

假使我們對閩語各地方言聲韻調做一次鳥瞰式的掃描，很快就可以發現聲母、聲調的差異遠遠不如韻母。¹閩方言韻母數目南多北少，由南望北遞減的態勢相當明朗。例如潮陽有 90 個韻母，泉州 87 個，漳州 85 個，廈門 72 個，進入閩江之後，韻母數驟減：福州 45 個，建陽、建甌 34 個，到了浙閩邊境的松溪只有 28 個。底下是潮陽和松溪的韻母系統：

潮陽（90）

a ai au e o oi ou i iu ia iau io u ui ua uai ue
 ã ãi ãu ẽ õ õi õu ĩ iũ iã iãu iõ ãi ãi uẽ m ŋ
 am aŋ eŋ om oŋ im iŋ iam iaŋ ioŋ uŋ uam uaŋ ueŋ
 aʔ auʔ eʔ oʔ oiʔ iʔ iuʔ iaʔ iauʔ ioʔ uʔ uaʔ ueʔ
 ãʔ ãiʔ ãuʔ ẽʔ õʔ õiʔ ĩʔ iũʔ iãʔ iãuʔ uẽʔ mʔ ŋʔ
 ap ak ek op ok ip ik iap iak iok uk uap uak uek

松溪（28）

a ɒ o i u y
 ai ɒu œ ei ia iu ua yœ yoiei uei
 aŋ oŋ iŋ yŋ œyŋ eiŋ iaŋ ieŋ ioŋ uaŋ ueiŋ

¹ 語料出處參看北京大學（2003），陳章太、李如龍（1991），張光宇（1996b）。作者對閩語的分區辦法參看張光宇（1996b: 94-95）。

如以五十為基準點，那麼大體上閩語韻母系統的差別可以閩江和戴雲山為界線，閩江以南和戴雲山以東是韻母數龐大的地區，在方言性質上多歸閩南。我們覺得這一片地區占地廣袤，人口眾多，是一個首須正視的方言群。因為韻母數多寡在內涵上深具意義。

如潮陽方言韻母系統所示，閩南話的韻母結構類型一般都比較多樣。除了可依傳統名目劃分為陰、陽、入之外，另有三種結構類型：鼻化韻、喉塞尾韻、鼻化喉塞韻。90個韻母分為六種結構類型，在漢語方言當中堪稱異數。全中國（精確一點應說所有漢語方言）韻母數最多的粵語佛山方言，共95個，但其結構類型只有陰、陽、入三分。閩南方言雖未必個個都具六種韻母結構類型，但一般都有其中四、五種，也有丟失鼻化成分、喉塞尾成分的方言，主要見於邊陲或飛地，核心地帶的閩南話具有比較多樣的韻母結構，那是無可置疑的。

內涵方面，如前所說，閩方言的文白異讀主要表現在韻母差異上。閩南方言韻母數多，正是大量文白異讀累加的結果，在這一方面非閩南話遠遠不及閩南話複雜。如果說，閩語是漢語方言當中文白異讀最複雜的方言區，那麼，閩南方言又是閩語之最。這一點也使閩南話成為漢語方言的異數。例如廈門方言青錫韻就有 *an/t*, *iã/iaʔ*, *ĩ/iʔ*, *iŋ/k* 四種韻母，匣母就有 *k-*, *k^h-*, *Ø-*, *h-* 四個讀法。放眼中國全境罕有其匹。因此，韻母系統作為閩語內的分片標準，數目多寡只是外觀表示大體傾向，重要的是蘊藏其中的大量文白異讀的內涵。就絕對數來說，閩東的寧德（80）、周寧（78）韻母數也不小，然而論其內涵卻與閩南方言大有區別：這兩個方言撮口呼韻母特別發達，寧德有5個，周寧有9個。

韻母系統表明，閩南方言韻母數多卻無撮口呼（-y），非閩南方言韻母數少卻都有撮口呼韻。這個明顯的對比反映在「魚」字的讀法上。例如，閩南讀 *ɛhi*（廈門、漳州）、*ɛhu*（泉州、永春、汕頭）、*ɛhu*（潮陽）、*ɛhɿ*（潮州），而閩江以北多讀 *ɛŋy*（福州、古田、建甌、建陽、松溪）。如以代表點的方言為基礎，「魚」字的分組態勢更為明顯。

除了「魚」之外，還有兩個動物可用來區別閩語方言，尤其是韻書產地的方言，這兩個動物是「狗」和「豬」。福州及鄰近閩東地區管「狗」叫「犬」，閩南和閩北不然；建甌、建陽及鄰近地區管「豬」叫「豨」，閩東和閩南不然。這三個動物的特殊叫法（包括語音的區別）非但把閩方言分為三塊，在全中國也是絕無僅有。（魚字部分詳下文）這三塊正與韻書產地相應，豈非天造地設？為了醒目，表列示意如下：

例	閩南	閩東	閩北
魚	ɛhi	ɛŋy	ɛŋy
狗	狗	犬	狗
豬	豬	豬	豨

事實上，能夠用來區別三片方言的特點並不止於這三個動物。例如第三人稱代詞，閩南、閩東用「伊」，閩北用「渠」；表氣味芳香的字，閩南說「芳」，閩東、閩北說「香」。經由這些比較，閩南方言的輪廓變得逐漸清晰起來。所謂輪廓既指閩南方言的地理界線，也指閩南方言的突出色彩。這其中，一「魚」雙吃最饒興味。我們要探討什麼是閩南話可從「魚」字說起。

上文利用「魚」字是否讀撮口指出閩南與非閩南的大體傾向，實際上「魚」字的區別作用主要的是其聲母：閩南讀喉擦音，其他讀鼻音（或塞音）。底下舉 22 個方言為例。

閩南：廈門 ɛhi 漳州 ɛhi 龍巖 ɛhi 漳平 ɛhi 大田 ɛhi；
 泉州 ɛhu 永春 ɛhu 汕頭 ɛhu 潮陽 ɛhu 潮州 ɛhɿ；莆田 ɛhy
 其他：福州 ɛŋy 古田 ɛŋy 尤溪 ɛŋy 永安 ɛŋy 建甌 ɛŋy²
 建陽 ɛŋy 松溪 ɛŋy；沙縣 ɛgy；寧德 ɛŋøy 周寧 ɛŋøy；福鼎 ɛŋi

閩南方言「魚」字讀喉擦音只不過是古次濁聲母今讀三分的一個縮影。所謂三分指古次濁（鼻音）今分喉擦音、鼻音、口音三種讀法。

喉音	魚	蟻	岸	瓦	燃	耳	筭
泉州	ɛhu	ɿhia	huã ²	ɿhia	ɛhiã	ɿhi	hio? ₂
廈門	ɛhi	hia ²	huã ²	hia ²	ɛhiã	hi ²	hio? ₂
漳州	ɛhi	hia ²	huã ²	hia ²	ɛhiã	hi ²	hio? ₂
潮陽	ɛhu	ɿhia	huã ²	ɿhia	ɛhiã	ɿhi	hio? ₂
鼻音	棉	染	年	硬	名	娘	迎
泉州	ɛmĩ	ɿnĩ	ɛnĩ	ɿŋĩ	ɛmiã	ɛniũ	ɛŋiã
廈門	ɛmĩ	ɿnĩ	ɛnĩ	ŋĩ ²	ɛmiã	ɛniũ	ɛŋiã

漳州	ɛmĩ	ᶜnĩ	ɛnĩ	ŋẽ ²	ɛmiã	ɛniõ	ɛŋiã
潮陽	ɛmĩ	ᶜnĩ	ɛnĩ	ᶜŋẽ	ɛmiã	ɛniõ	(ɛiã)
口音	米	女	牛	馬	面	日	月
泉州	ᶜbi	ᶜlu	ɛgu	ᶜbe	bin ²	lit ₂	gəʔ ₂
廈門	ᶜbi	ᶜlu	ɛgu	ᶜbe	bin ²	lit ₂	geʔ ₂
漳州	ᶜbi	ᶜli	ɛgu	ᶜbɛ	bin ²	dzit ₂	gueʔ ₂
潮陽	ᶜbi	(ᶜnŋ)	ɛgu	ᶜbe	(miŋ ²)	zik ₂	gueʔ ₂

這種分化不見於閩江以北。閩南讀喉擦音、口音的字，福州、建甌均讀鼻音。例如：

鼻音	魚	蟻	岸	瓦	燃	耳	箸
福州	ɛŋy	ŋie ²	ŋaŋ ²	ŋua ²	(ɛyoŋ)	ŋei ²	nuoʔ ₂
建甌	ŋy ²	ŋyɛ ₂	ŋain ²	(ua ₂)	(ᶜiuŋ)	neiŋ ₂	ni ₂
鼻音	米	女	牛	馬	面	日	月
福州	ᶜmi	ᶜny	ɛŋu	ᶜma	mieŋ ²	niʔ ₂	ŋuoʔ ₂
建甌	ᶜmi	ᶜny	ɛniu	ᶜma	miŋ ²	ni ₂	ŋyɛ ₂

為了方便比較，我們把上列現象概括如下：

古次濁		閩南			閩北
明	*m-	h-	m-	b-	m-
泥 日	*n~ɳ-	h-	n-	l~z~dz-	n-
疑	*ŋ-	h-	ŋ-	g-	ŋ-

文中舉例，喉音部分「疑、日」較多，這是因為「明、泥」兩母閩南方言是否讀喉擦音，各地頗有參差。例如「媒」，廈門有 ɛm~ ɛhm 兩讀，潮陽只見 ɛmuẽ 一讀。「年」字潮陽有 ɛnĩ~ ɛhĩ 兩讀，廈門只有 ɛnĩ 一讀（不計文讀）。古次濁（鼻音）聲母今讀喉擦音，是閩南方言在閩語世界的突出標幟，也是閩南方言在所有漢語方言當中十分耀眼的色彩。如欲簡省言之，可以標舉「魚」字做為閩南方言的突出色彩，一方面可以突出聲母特點，另一方面也可以多少藉其韻母顯示閩南與其他閩方言的區別。順便一提，「耳」字在閩

南方言有鼻化與口音兩類元音讀法，在方言比較上也有一定的功用。

其次是古咸、山兩攝三四等在閩南方言普遍都有前高元音（-i/iʔ）一讀。例如：

咸攝	染	鉗	添	甜	接	摺	碟
泉州	^ɿ nĩ	ɛk ^h ĩ	ɛt ^h ĩ	ɛtĩ	tsiʔ _ɿ	tsiʔ _ɿ	tiʔ _ɿ
廈門	^ɿ nĩ	ɛk ^h ĩ	ɛt ^h ĩ	ɛtĩ	tsiʔ _ɿ	tsiʔ _ɿ	tiʔ _ɿ
漳州	^ɿ nĩ	ɛk ^h ĩ	ɛt ^h ĩ	ɛtĩ	—	tsiʔ _ɿ	tiʔ _ɿ
潮陽	^ɿ nĩ	ɛk ^h ĩ	ɛt ^h ĩ	—	tsiʔ _ɿ	tsiʔ _ɿ	tiʔ _ɿ
山攝	變	錢	天	見	鰲	舌	鐵
泉州	pĩ ^ɿ	ɛtsĩ	ɛt ^h ĩ	kĩ ^ɿ	piʔ _ɿ	tsiʔ _ɿ	t ^h iʔ _ɿ
廈門	pĩ ^ɿ	ɛtsĩ	ɛt ^h ĩ	kĩ ^ɿ	piʔ _ɿ	tsiʔ _ɿ	t ^h iʔ _ɿ
漳州	pĩ ^ɿ	ɛtsĩ	ɛt ^h ĩ	kĩ ^ɿ	piʔ _ɿ	tsiʔ _ɿ	t ^h iʔ _ɿ
潮陽	pĩ ^ɿ	ɛtsĩ	ɛt ^h ĩ	kĩ ^ɿ	piʔ _ɿ	tsiʔ _ɿ	t ^h iʔ _ɿ

這一類韻母現象山攝字遠多於咸攝字，常見的山攝三四等字還有「邊、扁、篇、片、棉、麵、年、煎、硯；箴」，可以說是族群龐大而色彩鮮明。閩北方言同一批字都沒有這種韻母形式。例如：

咸攝	染	鉗	添	甜	接	摺	碟
福州	^ɿ nieŋ	ɛk ^h ieŋ	ɛt ^h ieŋ	ɛtieŋ	tsieʔ _ɿ	tsieʔ _ɿ	tieʔ _ɿ
建甌	^ɿ niŋ	k ^h iŋ ^ɿ	ɛt ^h iŋ	^ɿ taŋ	tsie _ɿ	tsie _ɿ	tie _ɿ
山攝	變	錢	天	見	鰲	舌	鐵
福州	pieŋ ^ɿ	ɛtsieŋ	ɛt ^h ieŋ	kieŋ ^ɿ	pieʔ _ɿ	sieʔ _ɿ	t ^h ieʔ _ɿ
建甌	piŋ ^ɿ	tsiŋ ^ɿ	ɛt ^h iŋ	kiŋ ^ɿ	pie _ɿ	yε _ɿ	t ^h iε _ɿ

閩南方言的這個韻母特點，對內可與閩北區別，對外可與客贛、粵方言相區別。能與毗鄰方言區別，特色不可謂不突出。閩南方言的這個鮮明色彩在江淮官話和吳語是最普遍的現象；北起江蘇鹽城、安徽合肥直到浙江南部，咸山兩攝三四等都呈現高元音讀法（i^hi/iʔ ~ i/iʔ）。不過，這些方言已在其他特點上與閩語區別開來，不至於混淆。我們是在閩語範圍內標舉這個閩南話特點。就其來由說，這項特點是閩南先民“路過”江東時期

習染吳音夾帶南下的結果。閩江以南才有這個特點，光就閩語境內的分布來說，適足以充當閩南方言的區域特點。如欲簡省言之，可以「錢」 ɛtsĩ 為其代表，「錢」字從母，吳語讀濁音，閩語讀清音。

總起來說，什麼是閩南話？首先應確認它是不是閩語。如果一個方言具 15 音系統，韻母數在 50 以上（同時不具撮口呼韻），文白異讀豐富，古次濁（鼻音）今讀三分而且其中一讀為喉擦音（h-），古咸山兩攝三四等讀高元音（ $\text{ĩ}/\text{i}?$ ）的，那個方言就可能是閩南話。為了便於稱說，我們把這些內涵簡化為兩個單字：凡漢語方言當中把「魚」唸做喉擦音 h-，把「錢」唸做 ɛtsĩ 的，那個方言就是閩南話。

上述結論係從核心地帶 (heartland) 的閩南話綜合歸納而來，現在我們把目光放到邊陲 (border region) 和飛地 (outlier)。明清以來，閩南方言人民不斷對外遷移，北至江蘇、安徽，南至廣東南部、海南島，東至台灣、澎湖，西至廣西、四川。其中台灣、澎湖地理上雖屬離島，方言上悉如核心。底下比較「魚、錢」兩字在浙江蒼南，江蘇宜興（梅園鄉），江西廣豐（梘底鄉銅山村，胡松柏 1998），福建順昌（埔上），廣西平南，廣東海康（張振興、蔡葉青 1998）、海豐（楊必勝等 1996），海南島海口，四川金堂（玉虹鄉陳姓）的讀法：

	蒼南	宜興	廣豐	海康	海豐	順昌	平南	海口	金堂
魚	ɛhu	ɛhu	ɛhu	ɛhu	ɛhi	ɛhu	ɛhi	ɛhu	---
錢	ɛtsĩ	ɛtsĩ	ɛtsĩ	ɛtsi	$\text{ɛtsĩ} \sim \text{ɛtsŋ}$	ɛtsĩ	ɛtʃĩ	ɛtsi	ɛtsin

這些遠離母土的閩南話呈現高度的一致性相當明顯，尤其是「魚」字讀喉擦音幾無例外。如海豐、金堂所示，「錢」字不讀鼻化元音，轉讀為鼻音韻，看似例外，但從演變規律看，都從 ĩ 導出，類似的變化在閩南周邊已有跡象。

莆田 閩南話的 ĩ 在莆田或讀 - inj ，如：「棉、變、箭、邊、年、天、見」，廈門讀 ĩ 韻，莆田讀 - inj 韻。莆田的「魚」讀 ɛhy ，「耳」讀 hi^2 ，說明其白讀有閩南為底，由 - ĩ 變 - inj 的道理一樣。

大田 前路話（也就是城關話）基本上是閩南方言，也有閩東、閩北的色彩。這個方言把「魚」字唸做 ɛhi ，而把「錢」唸做 ɛtsin ，「耳」唸做 hin^2 。上文說過「耳」字在閩南有鼻化一派，這兩個字的 - inj 都可視為 ĩ 的變體，經由 unpacking 而來。

海豐 閩南話的 *i* (來自咸山兩攝三四等) 多有 *i~ŋ* 兩讀: 變 $pī̃, pŋ̃$ 、鼻 $p^{hī̃}, p^{hŋ̃}$ 、添 $t^{hī}, t^{hŋ}$ 、見 $kī̃, kŋ̃$ 、年 $ɕhī, ɕhŋ$ 。因此「錢」字有 $ɕtsī, ɕtsŋ$ 兩讀並非例外。從閩南方言的比較可以推知成音節的鼻音 $ŋ$ 是 *i* 的變體。「鼻」在閩南核心方言有鼻化一讀)

金堂 四川閩南話的資料很少。崔榮昌 (1996) 紀錄了兩個樣品, 其中之一是金堂縣玉虹鄉 (陳姓), 另外一個是大足縣天山鄉 (徐姓) 的閩南話。底下是相關現象的例子。金堂: 鼻 $p^{hīn}{}^{13}$ 、錢 $tsin{}^{21}$ 、扇 $cin{}^{55}$ 、麵 $min{}^{21}$ 。大足: 麵 $min{}^{53}$ 、錢 $tcin{}^{31}$ 。這些例子說明閩南話的 *i* 在四川轉讀為 *-in*。更有趣的是金堂陳姓所說的閩南話把「耳」字讀為 $ci{}^{21}$, 從核心方言看過去不難理解: $hi \rightarrow ci$ 。

如果把海康、海口鼻化消失的現象一併觀察, *i* 的變體在閩南話世界共有四種: *-i, -in, -iŋ, -ŋ*。這四種變體都出現在閩南話的邊陲和飛地, 殊非偶然。這個例子說明, 只有掌握核心方言的共同質素才能看出邊陲、飛地方言的新生面貌, 「萬變不離其宗」在此展露無遺。

古次濁 (鼻音) 今讀三分現象, 閩南核心方言與外圍方言之間如今也稍有不同, 而且呈現南北異趣。北邊的莆仙方言把口音中的濁轉化為清。比較泉州、仙遊的例子。

	買	眉	尾	;	我	牛	月	;	入	日
泉州	$ʔbue$	$ɕbai$	$ʔbə$		$ʔgua$	$ɕgu$	$gəʔ_2$		lip_2	lit_2
仙遊	$ʔpe$	$ɕpai$	$ʔpoi$		$ʔkua$	$ɕku$	koi_2		$tiʔ_2$	$tiʔ_2$

莆仙先民來自泉州地區 (周振鶴、游汝傑 1986: 69), 上面的例子適足以表明其臍帶關係。閩南核心地區的南邊呈現另一種風貌; 泉州、廈門、漳州的 *b-* (目、木) 在潮州、潮陽、澄海 (林倫倫 1996)、海豐、海康分讀為 *m-, b-*。這種現象主要見於廣東、海南, 一併列舉如下:

	泉州	廈門	漳州	;	潮州	潮陽	澄海	海豐	海康
目	bak_2	bak_2	bak_2		mak_2	mak_2	mak_2	mak_2	mak_2
木	bak_2	bak_2	bak_2		bak_2	bak_2	bak_2	bak_2	bak_2

從「十五音」系統看來, 這些 *m: b* 有別 (構成最小對比) 的現象是後起的。《增三潮聲十五音》的「增三」現象來自核心方言早先語音的差別: $m \sim b \rightarrow m: b, n \sim l \rightarrow n: l, ŋ$

~ g → ŋ : g。原先的鼻音 (m-, n-, ŋ-) 與口音 (b-, l-, g-) 呈互補分布，如今在上列地區形成兩兩對立，書名題為「增三」就代表這種新生趨勢。(這種情況在歷史語言學與 indirect inheritance 有關，潮陽「女、面」的例外也是如此)

3.

漢語方言分區的工作千頭萬緒，如果沒有確立幾項工作原則，恐怕至今仍然治絲益棼，難以劃出方言地圖。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代表點的確立。例如吳語以蘇州為代表點，贛語以南昌為代表點，客家話以梅縣為代表點。分布面積遼闊的西南官話以重慶、武漢、昆明、貴陽為代表點。代表點確立之後，逐漸擴大比較範圍，有如湖心之與漣漪，然後區劃才能成立。晉語立區之初，頗遭非議；細審所遭非議部分，只不過因為起初所標舉的有入聲這項特點也見於其他漢語方言（如江淮官話）。非議者以生物學的種屬概念看待方言分區，因此宣告「晉語區」無由成立。但是在官話的汪洋大海中，晉語畢竟像是一個浮出海面的島嶼，以太原為核心把鄰近有入聲方言悉數納入其中，其實正符分區精神。因為憑藉「有入聲」這個特點才把晉語與四鄰方言區分開來。進一步研究表明「入聲兩分」（也就是「日」字有表意，有不表意兩用法）可以確立晉語為一個方言區。（溫端政 1997）如果入聲兩分有效確立晉語區劃，當初有入聲的特點豈無斬將搴旗之功？

閩語作為漢語方言的一個區，在精確的定義提出之前早已成立。我們如取傳統地方韻書產地的方言為代表點，「十五音」無疑為其最顯著的共同特點，對外可與毗鄰的吳語、客贛方言、粵語相區別，對內可說是閩語區內的三個湖心。這三個湖心以閩南為最大，因此可先分閩南與閩北。閩北有兩個湖心，東邊的是閩東（以福州為代表），西邊的仍可名為閩北（以建甌為代表）。三個湖心的漣漪擴散而出，才有所謂的莆仙方言、閩中方言，以及若干零星分布的具有居中性質的方言，彷彿漣漪激盪出來的浪花。

莆仙方言 「魚」字唸 əhy，聲母是閩南特點，韻母是閩北特點。僅此一例已足以概見其居中性質。莆仙地區先民來自泉州，方言性質本屬閩南，只是後來的發展深受閩東影響。北宋以來，木蘭河流域行政單位獨立，莆仙逐漸脫離閩南勢力範圍，改向省府治所的福州靠攏，方言狀況也由閩南腔逐漸轉向閩東腔。

閩中方言 沙溪方言的底層是閩北話，沙溪流域開發較早的是下游的沙縣。南朝宋元嘉二年（425年）立南平的南鄉為沙村縣，屬建安郡。明景泰三年（1452年）劃沙縣南部和尤溪西部為永安縣。三元縣更晚至 1940 年才由沙縣析地分置。閩中方言（以永安為例）「魚」讀 əny，管「豬」叫「豨」k^hyi，正和閩北方言一致，來母 s-~ʃ-也是閩

北式的。閩中一帶有不少閩南話的村落，而沙溪的上游九龍溪有寧化、清流兩個客家縣。整個閩中區因有閩北、閩南、客家方言色彩，而以閩北為主。

大田尤溪 大田的情況是幾個漣漪激盪而成的，其閩南成分上文已舉過例，但管「狗」叫「犬」^ʔk^huŋ，管「豬」叫「豨」^ʔhui，卻有閩東閩北色彩。尤溪境內方言複雜，以街面話來說，閩南色彩明顯，例如「魚」唸^ʔhu，「錢」唸^ʔtsi。但母狗叫「犬母」^ʔk^hui^ʔbu 卻為閩東色彩。尤溪其他鄉鎮的閩東、閩北色彩明顯，如以「犬、豨」表「狗、豬」。大田立縣於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析尤溪、永安、漳平、德化邊緣地帶合置。尤溪縣立於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原為閩中大縣，初屬福州。後來鄰縣分立置，先後有永泰（766年）、德化（933年）、永安（1452年）、大田（1535年）。尤溪境內方言分別與相鄰方言近似，如街面話近閩南德化話，洋中（天堂）話近閩清話，新橋話近大田後路話。

從沿海往內陸望去，越近武夷山，客贛方言色彩越濃。宋代以來，經由江西翻山越嶺進入福建的客贛方言人民，長期與閩方言人民接觸，彼此交互滲透、影響甚至混合，許多方言兼有客贛與閩方言色彩，造成五色雜駁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明代已十分顯著，明·王世懋在《閩部疏》所說「建、邵之人帶豫音」指陳的就是這個事實。（「豫」為「豫章」即今南昌）五色雜駁隨地而異，大要是方言成分比重的不同。武夷山麓的方言有必要從閩、客、贛的代表點方言去觀照。立足點和探照路線是閩（沿海福州、廈門→內陸建甌、建陽）、贛（南昌→撫州片）、客家（梅縣→永定→長汀）。經由這樣的程序，我們才能揭示湖心—漣漪—漣漪相激盪而成的浪花。

引用文獻

-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 211-367.
- Norman, Jerry L. 1982.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owu dialect.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 543-583.
- Norman, Jerry L.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社會科學院編. 1987. 《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

- 出版（遠東）。
- 北京大學. 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李 榮. 1989. 〈漢語方言的分區〉，《方言》241-259。
- 林倫倫. 1996. 《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2: 69-84。
- _____. 2002. 〈閩南方言的基本特徵〉，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237-24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周振鶴、游汝傑. 1986. 《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胡松柏. 1998. 〈贛東北閩南方言略說〉，《方言》114-121。
- 陳章太、李如龍. 1983. 〈論閩方言的一致性〉，《中國語言學報》1: 25-81。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崔榮昌. 1996. 《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黃典誠. 1984. 〈閩語的特徵〉，《方言》161-164。
- 張光宇. 1996a. 〈論閩方言的形成〉，《中國語文》16-26。
- _____. 1996b. 《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_____. 2006. 〈共同保留、共同創新與共同脫軌〉，《語言研究》2: 14-21。
- 張振興. 1985. 〈閩語的分區（稿）〉，《方言》171-180。
- _____. 2000. 〈閩語及其周邊方言〉，《方言》6-19。
- 張振興、蔡葉青. 1998. 《雷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張啟煥等. 1993. 《河南方言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 董同龢. 1960. 〈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 729-1042。
- 溫端政. 1997. 〈試論晉語的特點與歸屬〉，《語文研究》63: 1-12。
- 楊必勝等. 1996. 《廣東海豐方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潘茂鼎等. 1963. 〈福建漢語方言分區略說〉，《中國語文》475-495。

張光宇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kychang@mx.nthu.edu.tw

What is a Min-nan Dialect?

Kuang-Yu CH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theory, dialect sub-grouping is a by-product of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d definition of a certain dialect can be drawn from an established tree diagram. In practice, Chinese dialectologists face difficulties when they are asked to give a proper definition for some dialect groups, among them Min is one. If we are focused on the five representative dialects of Min, a common feature soon presents itself: A Min dialect is a Chinese dialect that has 15 consonants in its initial system, as evidenced by local rhyme books compiled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Min-nan dialect is any Min dialect which renders the character for “fish” with an aitch initial and the character for “money” is pronounced as ɛtsĩ. As is natural, details may vary in the border region or outliers, but they can all be shown to have derived from the two original features.

Key words: dialect classification, focal point, local rhyme-book, history and geography